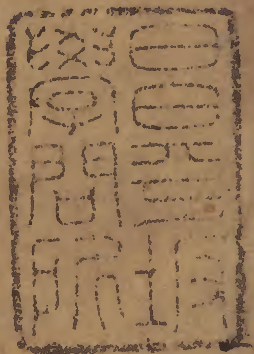


續秘笈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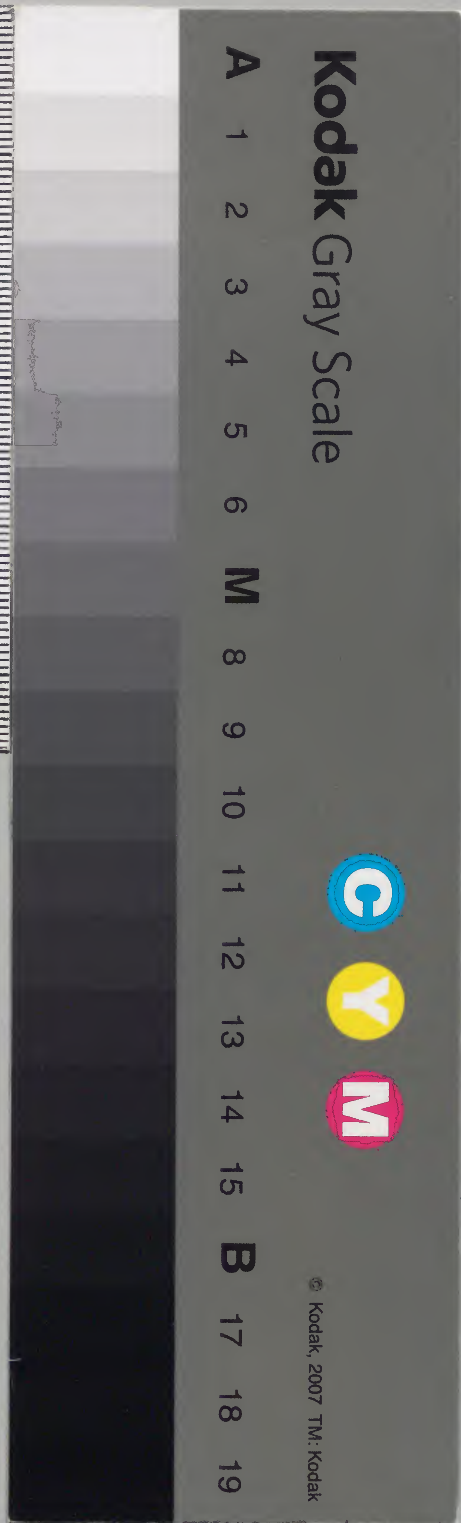


省心錄
觚不觚錄
讀書雜抄 一二

漢書門			
三	一	五	類
一	九	四	號
九	〇	八	冊架函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三	一
七	〇	一	五
〇	九	五	八
二	〇	八	類
二	九	八	冊架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4)
	函號	370	524



省心錄叙

省心錄者宋處士林君復氏之言也錄稱善惡
得失事理成敗要皆爲省心設而諷議諄復又
將寓夫閔俗覺人之意焉夫君子由一心而達
萬化盡吾性而已耳於成敗得失乎何有茲乃
以之省心類事懲而力制者時濂洛之學未明
於天下邪然而約其少警於中固日用不知者
趨善之助焉爾矣尚論其世宋治方隆處士隱

卷八 金系
操詩名高一時意其被髮行歌洗耳濯足以爲
潔者今讀其書惻然欲人同歸於善非忘世者
也聞其卒也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
封禪書於戲遠矣又非省心之言之所能尚也
司諫泰和胡君謫尹海寧政先敦俗而後聽訟
讀是編而嘉之曰違道不遠諭俗爲近盍戶說
吾民以省心將有資於理乎使來屬予叙而刻
之嘉靖癸巳秋七月吉海寧許相卿叙

傳

淮海桑世昌撰

先生林公逋字君復世爲杭州錢塘人祖克已
仕錢氏爲通儒院學士逋少孤立志爲學景德
中放遊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
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行艸書喜爲
詩其語孤峭澄澹而未嘗自錄其藁或謂曰先
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於後世逋曰吾終志山

傳

傳
林尚不欲取名於時况後世乎逋不娶無子教
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
李及薛暎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
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
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
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
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逋客臨江李謔始學進士
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

謔適知杭州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
刻臨終一絕納其壙中

志

和靖林處士結廬於西湖之孤山基在西太乙
宮有巢居閣山閣山舍小軒水軒水亭園池松
徑竹林菱塘蓮蕒田居前有處士橋

和靖處士卒葬舍側墓在西太乙宮北偏紹興
中孤山爲觀有旨遷羣塚僧廬惟處士林逋墓

事

傳
詔勿遷咸淳四年平章賈公命金華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刻石立墓前

和靖先生祠堂在墓後有碑咸淳四年祠幾毀官為重建平章賈公領客來遊視榛莽中有石隱起命搜取視之則熙寧七年福唐陳襄等九人竹閣題名也興懷昔賢乃屏之植祠下新堤上先賢祠堂和靖林先生列於世四賢載在祀典並臨安志

孤山舊有林處士廬巢居閣處士橋橋以和靖得名

孤山西太乙宮有和靖墓瑪瑙坡陳朝栢

三賢祠堂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並武林舊事

先生故廬在孤山所居名處士橋在孤山寺前

北岸卒葬於家側武林逸志

入山已久之道不...
辨余

廬山書林...
士...
士...
士...

寶顏堂訂正省心錄

宋 林 逋君復著

明 陳繼儒仲醇

陳天保定之校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

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
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
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
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
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已
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
身行已之道當然世何稱已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

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
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
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
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
之以誠夫盡已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
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

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
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
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
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
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
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
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
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
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
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
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
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耻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

小人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也

可為乎孟子荅梁惠王之言

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為君子昧此為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書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己重者不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艸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

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艸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艸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

賊人必輕鄙之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克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

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旣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
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旣不可欺心其
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艸莽中荆
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

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免禍

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
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
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羗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
詐而可以誠達况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
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况處八達之衢為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疎寧疎於世勿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

所以在德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卷八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 是
非者檢人思憂患者檢身

強辯者飾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
在自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
而有瞽瞍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
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
俱爲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
可同日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
師心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
終於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懵如冥
行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

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

人則衆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博施

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勉強爲善勝於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

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

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污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已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
大丈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
何也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
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
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恥爲律已之法游息

於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
盡思患預防之理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
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
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
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
可忘乎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

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隘不强者可與人爲徒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頽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

接物者疆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減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
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
則孝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切疑之有人
能克諧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
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
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
之餘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
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
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已者必師拙於已者可役愛於已者知善而不知惡憎於已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溉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耳而况於人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

不臣安可為之以仁為宅以禮為門以義為路居處於是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

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

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

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

兄之罪大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爲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過亦難孔孟是也樑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
身先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

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已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大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鷓鴣深林一枝之樂也

以已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

斛之舟溯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
然也若馳羣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
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
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
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
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
前抵訐無益於世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

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
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於民不亦美歟
畋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
尚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
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
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
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藻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賢聖或可欺大哉所謂為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為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己重者不知立功名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不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聖君而變薄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婦人悍者必姪醜者必妬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廛之

地

堂下遠於千里况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
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
之意委曲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
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
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爲善
難爲惡易也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

之戒耳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
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
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
衆謀則泄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

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
毒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
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
疎於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
而才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已

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
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於
貴游索珍玩於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卷心錄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

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閒殆有甚於豺狼也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爲

有以有爲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

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寶顏堂訂正省心錄

終

陳眉公訂正觚不觚錄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檇李後學

陳泰交

陳

鉉

校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
舊觚也所謂削方為員斲朴為雕者茲之謂
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駿而賻蓋皆寓

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
躡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為谷江
河下趨觚之不為觚幾莫可辨識閒居無事
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

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
慨嘆若其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
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

止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
多則于流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
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
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
周尚文而錦衣緹帥亦薦加少保以至太保矣
夫總兵一兜鍪將也緹帥三衙杖士也而冒燮
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即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

階一級于是致仕尚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兪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兪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七聞于內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尚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尚書未滿初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

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艸是詔者荅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被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艸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

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若也一南
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革者
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 恩詔
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
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
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莞然曰恨 世宗不數
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舊一輸粟指揮使凡
四覩 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此二事可爲進階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
遇 恩詔于冠帶閒任致仕爲民復官冠帶者
必曰不係朝覲考察而壬午詔艸當事者矯前
人之刻而收人心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艸芥
人命者擁冠蓋揚揚閭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
用而辭者往往奉 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

下吏部議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去留耳嘉靖之末迨于近世惟林尚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卽吳萬二公皆故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爲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者正德以前侯伯爲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

孤直斥姓名重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遺詔卹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倣改元詔旨最爲收拾人心机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劑之今但以得禍輕重爲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春坊自有本筆

階取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爲光祿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叅大理丞其有遺誤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爲掛漏如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彭襄毅澤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尚書以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

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

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体大壞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真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还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牀杙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郭翊國朱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

崔京山張英公鄔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內壇供奉亦得濫竿却恐非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倍祀太廟見上由東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窈疑之夫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幘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

曾與江陵公言及以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霤禮輒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妄耳親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体自分宜

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襲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葬父畢還朝過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留宴彼此具賓主上坐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過徽其王自跪弟子俯伏叱鞞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升輿尤可怪也

趙少保督軍過其家停余日以一日坐臺兩日坐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礼每出候客必用

解不解金
二劊子手立前不移足胡少保罷官歸績溪鄉
居每入邑必用鼓吹旗幟前導謁邑令肩輿至
堂皇始下若江陵歸葬畢兩道請閱操吉服上
坐一用總督軍門禮備花紅賞賚累數百金亦
桑梓間怪事也

大朝賀文武羣臣皆具朝冠服獨錦衣衛官衣
緋綉袍紗帽靴帶蓋以便于承 旨捕執人百
年來未之改獨陸忠誠炳加保傅遂以已意製

朝冠服巋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
亦多不名而羣臣吏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
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
故栾黶御晉侯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
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
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 先太師者蓋未几
而穢詈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
上初卽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
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嘉
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
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
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 上以星變欲除舊布
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
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慶之四年

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
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去實爲科道所聚劾
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 上
意者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忿之大者削小者謫
蓋高雖敗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
其寃于是太僕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
事中周君獲遷吏科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
次起矣蓋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而不知考察

解不角金
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時政之弊皆刺訛江陵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沒明年其事敗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彼決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江陵善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法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舜命禹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着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

解不角金
此題卽出此題而高却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弘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傳以宮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光學以單紅刺相往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爲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元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爲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報之尤爲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

角二角金
次之兵部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
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
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尚書雖加太子
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
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少保以先貴據
吏部張公澣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帟而內閣用
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

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
呂舍人道曦云在制勅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
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
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窺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
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
單帖余舉進士時尚然以太僕卿入都則惟
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

解不角金
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
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
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
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
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
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
新鄭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

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
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聞局體自
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槃乃故相毛文
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
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
僅三指濶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
或稱老友余恠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

解不錄
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
僅三指潤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
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
及契末老友等稱

正德中巡撫勅諭尚云重則叅提輕則發遣巡
按御史及三司處泊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
撫尚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
矣尋稱晚侍生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

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
生矣盖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耆宿
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
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
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本院協管堂事
者尚執屬官禮二十年來雖管堂事者俱勿論
矣

角一解金
余初仕刑部時尚書聞莊簡公甫去任而屠簡
肅公代之其絜法爲天下最喻劉應何猶能守
而勿失如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
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
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
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至有以私情借別部
差者有借本部湧除名目不當差官而差者此
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
門生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
上不復叙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
而太保嚴公訥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
其上亦不投門生刺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
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中會試亦不于嚴公
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京堂翰林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

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尚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爲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張尚書時徹欲馳撫按監司甬遂至兩不相聞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甬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尚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

解不解錄
本部外皆遠避矣迄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
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
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
侍郎副都御史與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
與祖制不合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
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
先朝直臣莫敢難之後竟不行

余在鄖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爲
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
大門外一拱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
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
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
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
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
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跪聽開

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
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勅也非勅道府與詔
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
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
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
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
于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

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
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
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
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
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而至于朝房
私第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
貴無跪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

解不解金
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
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
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跪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
禮歡飲具賓主或于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迺
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
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雖宴會稠疊謔浪歡
呼必侍坐不敢講敵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諧者

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委之查盤常熟嘉定
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之一如推官惟
不行跪而劉尚快二不悅恣流言真可謂倒置
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為青臬前後所周還三
撫臺劉公來傳公願丁公以忠皆知巳丁公又
同寮而是時撫臣體尚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
公亦如之皆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

帖而已戊辰起兵備大名撫臺為溫公如璋後
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
筆益潦艸亦不具名刺轉叅政浙江谷公中虛
為撫臺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輒另具姓名
隻摺刺余以為奇歸田數年來乃知少所不用
刺而稱公稱丈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
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蓋褻毅之威劫使

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為總督此
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
目雖見憎白簡為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
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陝西獨不遵憲綱
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
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
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

解不角金
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翁其厚之甚者稱
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
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
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
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餘姚與
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
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
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
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爲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
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
來此事殆絕而江陵歿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璫
以爲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
孤不孤錄

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
書牘以指濶紅帑帖其上間書啓字而丙子入
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亦以爲雅旣而問之
知其爲避江陵諱也

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
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
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
以至大叅僉憲郡守無不稱翁矣又其甚者部

屬在外及丞倅司理亦稱翁矣此其諛諛闕冗
流穢人目固無足道

而

又有一種可恠者往時于

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
不過知已十余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然亦僅
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不見錄
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
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
玉而究之尚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宗伯子入冑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迤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內地之人

解不解金
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寂然
無聲去而復作殊不為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
出城飲宴者以為恠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
有之不復以為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
肩輿開路出西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
陞湖廣右叅政仍管兵巡事當時每有文移稱

右叅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為此仍字蓋
緣不移道而設不當入衙偶閱萬曆癸未登科
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
事入衙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
通政司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羣臣服飾不甚依分若
三品所繫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
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雀頂銀母明角伽楠

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
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用本色者
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一切不用惟金
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
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
此國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
載服色武職三品以下有虎豹熊彪海馬犀

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畧不之禁此不可曉
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
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
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
來則三公九卿至臺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
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
日以此見役旨不能外諂諛辭不能脫卑冗不

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
崔坡無不稱崔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
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
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
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
皆李姓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

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飲
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
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
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
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
繁然亦不預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
置席具啓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

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鵞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母食鵞例也若近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十夜至有用聲樂者矣

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為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一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為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為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規以勅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

解不解金
年中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
取貸于人蓋贄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
長酬酢公私宴醜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
之輿人比舊往二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
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寧康德涵
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
不以爲恠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考察削籍不

堪復收者既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既
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
喪未嘗輕縑白恰左州侯右夏姬以縱游湖山
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忸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
坐雖迂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人投一刺亦
不答拜蓋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迂山西按察
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

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
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
而罷頗以爲恠後問之余第乃知近日處二皆
然不以爲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
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
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
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

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不
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
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
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
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
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厮某上恩主

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謁胡國公勛則云渺
渺小學生某皆極卑諂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
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
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
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日湖海生形浪生
一日神交小子一日將進僕一日未面門生一
日門下沐恩小的一日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
堪捧腹

四十年前山人出外僅一吳擴其所交不過數
十人然易爲援拯足自溫飽其後臨清繼之名
最重吳縣繼之鄞縣又繼之名重又所獲亦皆
不貲今盡大地間皆山人不必皆能詩而應之
者力多不繼則亦不能盡如意錫鞻不均其稍
有才而黠者或借名以誘之或援勢以脅之或
故爲偃蹇以示重或別創毀譽以相傾而下則
罵詈排詆又其下則奔趨丐乞而已士大夫罷

官武弁不得志太學諸生不獲薦亦自附于山人以暫實其橐而吳中尤甚近有作山人歌曲者雖若傷浮薄而模寫之巧亦足令快心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聞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

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歿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窰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

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

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

歙呂愛山金治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

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

五服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

子曰甥者次知已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

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

也次中表兄弟之子次同年之子次寮案會友

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有宴會

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戚兄弟之子雖同年

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侍不據上

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為同年

之子多賤故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宰

輔而身下寮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糾揖不

避矣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

解不解金
必相競有害必相擠卽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凡
不獲伸_二而不能盡一一皆同年爲之故曰可
少殺也

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
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
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
謂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
近年以來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

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爲盛而雅服爲輕吾
未之從也

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托不
可雜他語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
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之正書稍簡其
辭而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必欲隱其名甚至
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
都絕卽以我爲簡褻亦任之而已

觴實儀禮又鄉飲致實注又解實

軍實左氏又獸人注

庭實

俎實禮注

遵實周禮

豆實並腊人

自實寶玉妻妾襄廿八

府實襄三十一

○周公稱天子稱王明堂接子捷捷勝也讀為

君命屈狄女君也玉藻

口率出泉九賦注大宰

籍沒家財奪入柄

師氏保氏周公召公

小宰注貸予成

受告

奔者不禁權許

泉府國服又旅師注

司門舉

司關注檢猾商

太祝頒祭號辨六號

假樂注代王

中田有瓜注信南山瓜入稅貴異物

以其婦子注甫田王后世子親為農人設饋

我取其陳上農夫令陳民餘貫

南有嘉魚君子斥時在位者

韓退之論文 荅尉遲生書實之美惡其發也

不揜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優游者有餘 荅李翊書古之立言者則無

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
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葉遂膏之沃者
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氣水也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
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高下與穀之短長
皆宜

媯 相人 豬 韃 郡 歌虞殯 將軍

酌襄二 備物典策定 無觀臺榭 塏館宮室

無災霜雹制文 檀弓叔孫武母死由曾嫁之

亂治 汚潔 擾馴 格至 糞調 髻梢音轉

寅車兵車司馬法 筍將文十五竹篾一名編輿

荃葛許叔重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絳于全反又劣蓋今南方雨布之屬皆為荃也

趙由為守則易尉為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
而好人佞已

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王制疏

鬪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衡橫 陳去一 此亦

有橫陳字

儀禮筮于廟門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於
廟神 陳禮書謂天子諸侯筮于廟未有攷
生生自庸自字要看

晉荀勗曰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襄十

說文繫傳寢下

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从夢周禮曰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

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凡夢
之屬皆从寢宣王考室之詩曰上莞下簟乃
安斯寢其夢惟何六夢之解具於禮注前識
之言寢多矣臣以為人晝之所為陽也性及
魂精氣之所為也夜寐所覺陰也情及魄氣
之所為也人之情常侵於性故禮曰生而有
欲性之害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人
性欲平嗜欲害之中庸以上能御其情欲以

成其性愚者反是六情恒侵於五常魄氣奪其精粹故人晝能自攝於禮義者其夢想亦常不欺於貪恹然其夢中懈於平晝也禍福常起於忽微始於陰微至於陽顯故吉凶多先見於夢也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所以敗楚秦始皇嘗夢與海神戰不勝豈真海神海陰也人民之象也不

勝者敗也不能自勉狼戾治兵 報其神所以喪天下而無念之也可不懼哉忙弄反此當參以占夢

上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士疏曰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據整數而言台恐德弗類 呂氏曰與天地合其德云方謂之類

無恥過作非 呂氏曰人初有一過苟文過飾

非則過愈多如諱過不改是增一過也如黷

過於人亦增一過也無恥過作非無使過心

相接續也一恥則過與非相接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呂氏曰居止也 呂氏

讀詩記曰菀柳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

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云自古聖賢之論

治亂每言夫居焉 又莫肯下遺式居屢驕

之說曰幽王之不肯降心下與九族人者以

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又曰惟其驕所以

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

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務時敏厥修乃來 呂氏曰人之為學自朝至

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之不修則天

命已不流行又曰看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

底意思

儀禮緇布冠缺頂 鄭氏曰缺讀如有頰者弁
 之頰去蕊反 李微之謂先儒音字止為譬況至
 孫炎始為反切李肩吾以為不然謂杜元凱
 曾有音二字僖七年泥音審成二年殷音烟
 王輔嗣於井卦音如舉上之上遯卦音如臧
 否之否蓋是時方有音字至沈約分四聲韻
 亦有反切

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李微之云齊武孟

曾孟氏衛孟摯

又詳見月令孟春疏

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
 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
 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注度謀也
 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昭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

之語不說悅音學黷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注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

昭九年屠蒯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注氣和則志充此語與孟子合不

周禮達窳民鄭氏曰五門雉門為中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閤人譏出入者窳民蓋不得入也

詩幣帛筐篚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

昭五年楚遠啓彊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為

詩書雜錄卷一
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孰食爲殮陪加也加
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
貨賄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於不禁
下云重天時權許之也 愚謂此文極分明
謂使媒氏會合昏嫁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
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寘之罰

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肩吾云父子不
同席一句當連上文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肩吾欲只作
祭祀之祭通三句說然古注之意謂尊者之
餘則祭盛之也卑者之餘則不祭亦自好乃
祭先飯之祭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疏曰兩猶耦也余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如此看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肩吾謂馬融傳於逋逃絕句因檢古法則亦以主萃淵藪作四字解左氏昭七年傳仍作萃淵藪

左襄十三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伎以憑君子刑善二字最要看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注闕
昭穆 昭王 昭公 昭帝 韋元成傳顏注亦謂因晉改

中庸釋昭常遙反周禮亦有昭音世謂昭當如字以避晉諱改音常遙恐未必然說文乃許叔重作在晉前元作侶據徐鍇說文繫傳於侶下注云廟侶穆也父為侶南面子為穆北面也从人召聲臣鍇曰說者多言晉已前音韶自晉文帝名昭故改昭穆為侶據說文則為韶又昭作侶則非晉已後改明矣士遙反

左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辭 杜注曰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公羊傳哀六年齊除景公之喪何休曰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左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杜注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每見杜預於喪禮多从薄如

此類者不可勝數

左成十三年劉子曰

云

云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

杜氏曰養威儀以致福漢志

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

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

嘗見

呂氏左傳說謂福不言取而禍言取盖性中

只有福何嘗有禍養是則為福反是則取禍

禍自外至也

大略如此
不詳記

今觀顏注亦此意也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

非幾 呂氏書說曰斯言也盖成王平日至

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

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

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子敬皆近在於

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

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盖莫非

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
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逆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
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
毫釐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
尔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
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請
事斯語乎

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

注不解
子姓

孔疏曰

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
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昭四年傳叔
孫氏過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注問有子否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
其爲禮也 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

之 愚按古者廟制各有門堂戶寢不以尊卑混爲一區而總祭之如東漢以後之陋嫌於不誠也疏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祭之不一時總祭

吾聞諸老聃曰

曾子問

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

號也與孔子同時孔疏曰案下文助塋于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

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

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

云吾聞諸老聃云 後又有公館復及金華

之事二章皆孔子聞諸老聃曰 鄭注巷黨黨名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

曾子問

注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曰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又
曰僖廿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
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
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
名內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疏曰哉者疑而量度

之辭

洪範六極

云

六曰弱注疋劣也

呂氏曰弱

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
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多是不能立志
為善主於剛柔惡之原主於弱 古注以惡
為醜陋弱為疋劣愚謂以上文攸好德看則
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達尊之
言德三樂之言不愧忤蓋有性焉而不專委

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
好雨月令正義乃謂按鄭注洪範中央土氣
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尚
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為陰尅東
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
也謂孟春行秋令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
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焱風寅往破申

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暴雨

以五行相克言

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毀

泉臺

者何郎臺也

云

云

未成則為郎臺既成則為泉臺

何休曰莊

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湫浣

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尔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

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何休曰但當

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谷

梁亦曰不如勿處而已矣

愚按左氏襄十

五年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注謂獻子友其兄且不隱其實亦同此意也

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

襄廿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注曰不使知王政愚按後世官制上知字此已

有之

襄廿九年士文伯寡君使匄請命注匄本又

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

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

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

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

陽句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

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古人不嫌同名

又案曾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瑕卽公孫瑕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又哀四年蔡侯申同高祖名隱元年共叔段注曰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東萊呂氏曰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云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愈做愈有工夫聖人之心常有一簣未盡大抵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有天下積累艱難如此武王懋勉又如此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故汝康叔小子方得在此東土而爲諸侯

此一段精神全在肆汝

云

兩句

又如尹

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

又曰乃是委疾痛在

尔身上以商民殃害汝不可錯認作富貴之

具

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又曰此用志不分之意

此心既不去逸豫上留意自然在民上做工

夫

周禮草人輕輿用犬

鄭氏曰輕輿輕脆者陸

釋輿孚照反李音婦堯反賈疏輿脆聲相近

愚按此乃輿字今人作票陸李猶以照堯為

聲賈遂誤作輿讀失之遠矣韓文公所謂凡

為文須略識字此類是也

此李肩吾點注

疏對出此字

檀弓垂涕洟

易萃卦齋咨涕洟釋音上它禮

反下它計反說文同

易涕音體洟他麗反

又夷 按今本逐節去一音徑云涕它計反
洩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洩

左氏昭廿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
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
實多徒衆此不知何書 愚按襄三十年傳

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云 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其母聞之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眎

晉以伯石祁盈之黨而助亂殺之則羊食我

注父妾

勝多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兩卿孔寧儀行父子貉鄭需公夷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共子申生也按古人求姻必推氣質之所自子曰吾懲舅氏母曰子需之妻子貉之妹云

梗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

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注云訟者之大宗

魏戍謂魏子曰豈將軍食

音

之而不足注云魏

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

將無音

愚按六經無將

字惟詩序有之後人語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

云

重

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犁為祝融勾龍為后土按此五祀與二禮不同鄭康成

於周官引用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

注中

數曰歲朔朔大小數曰年中

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

次序授民時之事疏釋曰一年之內有二十

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

中

云

云

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

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

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

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

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年正月立春節

此即朔氣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

此中氣而此即是中數曰歲

左莊廿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

而致用水昏正而裁

才代反

日至而畢杜氏曰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

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

言言齋錄卷一
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
中於是植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
土功息

栢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烝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
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一體昏見
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
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

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
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按此兩龍晨昏
不同故詳記之

栢二年秋大雩書不時也杜氏曰十二公傳唯
此年及襄廿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
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

膾動而鼓 杜氏曰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
之麾執以爲號令陸釋曰膾古外反又古活

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 若

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為旌

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

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

士猶或非之而況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按

臧哀伯即臧孫建卽僖伯公子之子觀魚之諫與

此篇皆有德之言也

莊公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

右讞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

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杜注

戲而相愧曰靳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服

氏曰恥而惡之曰靳 按寇萊公言行錄有

一青幃二十餘年或以公孫弘事靳之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九年

杜氏曰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五胡氏曰譏世官不以
 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意害公選故仕者世祿
 而不世官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
 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
 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
 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惟其公而已矣云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
 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

之弱者

云

相六年春正月寔來 胡氏曰壤地褊小迫乎
 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
 諸侯之禮接之可乎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
 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
 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
 獻舞邾益曹伯陽州實之徒皆其自取焉耳
 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

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臧武仲曰在上者灑濯其志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愚按臧氏世有名言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或曰伯夷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程子曰扣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甚好只說得介處須是聖人語 云 上蔡曰 云 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龜山曰公天下

之善惡而不為私焉則好惡不在我何念舊惡之有若夷齊蓋亦所過者化也

侯師聖因論三月不違仁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者亦如此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禮運有以小為貴

注易曰尊酒

云

疏曰鄭云六四上承九五

又云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為王父尸

為君尸

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

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

云

云

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為之故既醉注

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尔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

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正義曰案魯襄公廿八年衛石惡出奔晉廿九年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谷梁傳昭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是齊惡非石惡

二名不偏諱鄭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之母徵在云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有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叔重云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正義曰衛侯惡云

云 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注子事父無貴賤

正義曰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 云 謚者列

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

而忽為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

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荅趙商曰周道之基

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

能賢乎

國君去其國 云 正義曰公羊說國滅君死正

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

太王居幽 云 是有去國許叔重案易曰係

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

不駁之 云 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

見黜者 云

官學事師 注官仕也正義曰熊氏云官謂學

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左傳宣二年趙盾

言事錄金卷一
見靈輒餓問之云官三年矣服虔云官學也
是學職事爲官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
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
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
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
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案士喪禮云
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

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
悝爲祔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
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
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
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
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
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
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

禮記集說卷一
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言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旣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

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旣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社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傳

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
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
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
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
長一尺

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注皆為温
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也相步扶工也疏
皇氏云温謂丞藉凡玉以物緼裹丞藉君子

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藉今作温當云温潤
相丞藉

內則寧孰諫 疏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
就然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黍
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
瑚殷曰璉誤也

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少儀 疏曰大家謂富貴

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士往卿大夫之家
非分而願必有亂心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
客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注名謂韓盧宋鵠之屬 正義引桓譚新論
犬道韓盧宋鵠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
古則韓盧宋鵠則從鵠音同字異 愚按犬
名未必一一是盧從之類其守犬田犬之別

乎

几類 注穎警枕也 疏穎穎發之義刀之在
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穎枕之警動
亦謂之穎 按諸本穎从禾釋文京領反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注藏謂
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
閒暇無事於之游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

讀書錄卷一

三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注從讀如

富父春戈之春文十二年容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

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而乃極說之

如撞鐘之成聲從或為松 疏每一春而為

一容必待盡其聲

若夫坐如尸 云云鄭氏曰言若欲為丈夫也春

秋傳曰是謂我非夫疏曰左傳宣十二年先

穀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哀十一

年魯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傳之言

鄭君足之 按鄭氏舉經多與本文有不合

者應是記憶而用之若夫恐不當如此說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出其門 注女子有

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

之舍則已卑矣

女子子 曲禮疏男子稱子女子則重言之案鄭

注喪服云別於男子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戶出戶袒且
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鄭注武叔名州仇
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
曰知禮者嗤之 不知禮者而謂之知禮當
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
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
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

齊衰 愚謂婦人無再適雖見於禮者有繼
父之文而子夏所謂我未之前聞魯人則為
之齊衰是衛人未有此事而魯人有之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為
樂速 疏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
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
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

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天時雨澤君子達壘壘焉注達猶皆也壘壘

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勸樂禮器

疏天子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云母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哀公

之曾孫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

攻伐曰戎首孟子寇讐之說盖本諸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盱不

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襄十四年衛

有太史曰柳莊卒公請於尸不釋服而往遂

以綦之與之邑與縣云云禮記前以不釋皮

冠而遭慢下之譴後以不釋祭服而得厚賢

之名然則盖躁急人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

字本同檀弓下

三老五更文王世子疏曰蔡邕以五更字為叟

叟老稱非鄭義鄭謂年老更事致仕者五人

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

世子之記曰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色

憂不滿容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

能正履色憂恐不能謂淺注又曰以文王為世子是

聖人之法也不可以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

之禮也世豈有聖人之法不可常行而別有

所謂尋常世子哉

是謂小康注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鄭

不當有此語禮運

男有分女有歸注分猶職也女皆得良與之

家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云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謂朔亦初也亦

謂今行之然疏謂做法中古以來愚謂

此朔當通看聖人作則一段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初注首陰嚮

陽也從初謂今行之然也此初亦當與朔字

通看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政必本於天云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鄭氏曰藏謂輝光

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固謂行

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疏曰若能法天

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

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

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

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君者所明者也非明人者也云故百姓則君

以自治也 鄭氏則當作明明猶尊也百姓
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 愚謂明當
作則

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
義之本也順之體也 運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器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
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
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運禮也者合於天時

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
物曲有利也 云 器禮之以少為貴者以
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
無可以稱其德者 器下同君子之於禮也
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
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注討猶去

也漸之言芟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天道

至教聖人至德 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

者 注將以是觀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

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疏洞洞質慤之

貌屬屬專一之貌 注勿勿猶勉勉 右禮

運禮器語不能悉記其大節目已編出姑錄

其散語于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

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

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郊特牲

時觀而弗語 去聲 存其心也 學記 注使之憤憤悱

悱然後啓發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

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

言書雜錄卷一
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注
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
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
居鬼居其所為亦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
也賀氏曰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造主
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
樂記多先民格言今姑摘一章以見漢晉以

來諸儒全不解此義下文遂言天尊地卑云云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下齊云云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著太始而禮
居成物結之曰禮樂云此義極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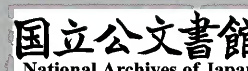
襄廿三年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先驅云云申

驅云云貳廣云云啓肱大殿注先驅前鋒軍

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
肱大殿後軍

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曰不可小國間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
 過之云云遂伐晉取朝歌云云二十五年崔
 弒君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杼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悅晉文子謂弒
 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愚按文子既知崔子
 有無君之心但退以告人然則雖其後潔身
 避亂弃十乘之馬以之他邦其亦不仁甚矣
 故夫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
 舞行綴短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鄩相去遠舞
 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鄩相去近舞人多也愚



竊疑樂之行綴多者德盛行綴少者德薄治民勞言勞於治民也逸則尸位逸豫無康好逸豫之逸

鄭注尚書云禹朝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云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此合內外傳語而足成之

雜記上朝夕哭不帷 鄭注緣孝子之心欲見

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屨戶臘反閉同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荅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屨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案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雜記下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 案此亦是真知實見

君子非有大事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
 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
 志也 案此段多有好語惟不齊則於物無
 防者欲無止此等語未論 祭統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 注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
 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表記
下同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
 知已矣鄭謂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當
 以時人相比方耳此義恐未盡或當為人也
 之人
 小雅曰高山 仰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鄭曰
 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愚語謂

續言言齋金卷一

四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但言罷頓之意不言止字若加一止字則與下文不應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下文云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鄭曰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愚按此易辭者乃是人皆見之之過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愚按此經不類聖人之言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曰伏於無敬心也

殷人尊神云云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

恥鄭曰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

蕩鄭氏多用此伏字其義為習時世反又

時設反

精知略而行之緇水疏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

要略而行之連上文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執守簡要予謂略乃封略直要界分

分明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呂氏曰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

崔杼側齊莊公于北郭襄廿五年注側瘞埋之

不殯於廟

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穆王曰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此二語

可以自警皆言一日不可失之義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

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注克勝也昭

十年鄭子皮不能自克注勝音升

襄廿六年衛侯術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

逆於境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注頷搖欬頭術驕心

易生

與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又大行人歲徧存 襄

廿五年衛獻公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注在存

問之 古人以問為存在

廩人匪頒調賜稍食匪讀為分調賜王所予給

好用之式稍食祿廩司稼均萬民之食而調

其急注調廩其艱阨 按此稟字今人失其

義 漢文紀吏稟

春官宗伯佐王和邦國 賈疏禮勝則離恐其

不和此義未是蓋上下有別乃所以為和

宗廟之事繁多不能卒記姑為韻語識之

大禘於大廟五齊三酒備朝踐酌泛醴饋食

益與緹朝獻因踐尊再獻后因饋侯賓則酌

沈尸酢因獻齊賓醕與加爵則皆用酒耳三

酒大抵同如禘禘時祭惟有正祭齊等差乃

有異酒各加玄酒齊各有明水通鬱鬯數之

尊凡十八器祭日之質明王尸俱衮冕尸入

禮書新錄卷一
樂降神衆尸以次灌再獻王迎牲后從出而
裸灌裸同三獻詔血毛坐尸行朝踐王制祭
升首后乃以腥薦后亞爲四獻至五則堂饌
延主迎尸入昭穆東西面炳蕭大合樂薦孰
以羊奠后玉爵醴齊獻尸爲六獻尸食王酌
尸朝獻變朝踐主嘏后酌尸此爲第八遍諸
侯爲賓者獻尸爲九獻獻畢三加爵嗣子始
舉奠九獻皆用爵加則用角散禘祭皆如禘

惟無降神樂

張衡傳注太一下行九宮法與戴九履一數合
姑錄于此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
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
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
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
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
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

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
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又自此而從兌宮又
自此從於艮宮又自此從於離宮行則周矣
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返紫宮從坎宮
始終於離宮

鷗山渠易讀書雜鈔

寶顏堂訂正讀書雜鈔卷二

仲醇陳繼儒

宋 魏了翁著 偉章王體國

天生沈德先同校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前章不知其期卒章不日不月朱氏曰不

可計以日月

云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

呂氏曰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
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

詩以謹昏呶賈公彥於周官大司馬注作謹曉
左襄廿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楚子木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
用有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楚子反欲背晉盟曰敵利則進何盟之
有成十年此與崔杼羣臣若急君於何有之語
相似陳文子曰崔子將死乎

豪人弓弩

云

云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
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疏形法定為素飾治
畢為成 注饗酒肴勞之上工作上等乘計
也入功功成 夏官

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衛公子免餘語甯子

名喜襄廿七下廿八

晏子辭邑亦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欲足欲

亡無日矣

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注軍禮曰無干車

無自行也其類也疏比之九五曰云

比字恐當作此疏又從誤而為之釋云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

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此戌當作戌注

寫既誤疏從而為之詞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云天子周

公也疏曰大誥云王若曰鄭以王為周公

居攝命大事王肅以為稱成王命愚按鄭

氏謂周公為天子為王此義甚乖賈公彥於

大行人疏遂謂周公攝位與新王同

鄭氏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

其妻愚按三禮疏多引此以為說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此豈后夫人可得而與不知鄭氏

何所本也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

曾昭公始也以此見諸侯夫人以下皆命於天子而孔穎達尚強為之說以傳會鄭氏謂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如玉藻注未知其何據隋初有司奏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獨孤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

雜記上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

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

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麗衰云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謂諸

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注六軌之道後之用

莊字者恐是本此

子柳曰君子之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隣里鄉黨喪

檀弓篇首子游問立後 子思之子不喪出母

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亦此意 檀弓

子路笑朝祥暮歌 有若既祥絲履組纓

子路姊喪 伯魚母死甚猶哭 冉有攝束

帛 云 子夏哭子喪明 曾點倚季武門歌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往弔之注以其

無服非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注見曾

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曾子弔於負夏 云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

出祖者 注善子游言且服 曾子襲裘而

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云

主人既小歛 云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

夫是也注服且善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

於夫子乎 云 至有子曰然 小歛之奠子

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

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 注曾子以俗

說非又大歛奠於堂乃有席末失末世失禮
之爲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 云 晏子焉知禮 注言其大儉
偏下非之 愚按檀弓莫知爲何人鄭氏意
其爲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於言游之弟子
者蓋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至
凡曾子言游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曾子孔

門高第親授一貫之傳曾論無譏辭而此篇
多非咲之如易簣之事謂其受季孫之賜而
安於大夫之簣因童子之言而後速已之雖
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詞也至
謂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此尤不然朋友不以
善道相告而指以示它人後世之面朋面友
猶恥爲之而謂曾子爲之乎喪欲速貧之語
曾子與子游同聞之夫子而子游獨能知之

至弔於負夏與浴於爨室二事皆寓其譏而
鄭孔諸儒又謂負夏主人矜賓於婦人而曾
子善其榮已為之諱過浴爨室則因易簣之
事而矯以謙儉大抵皆淺之為說者吾故意
其為得之子游之傳也故二篇盛稱子游而
惟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一語微譏之子張
之子申祥娶言游女言思子游之子
成公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嫁其外妹

於施孝叔 按此謂同母異父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授兵于太

宮穎考叔挾輈以走 鄭伯請成于陳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

鄭 隱六 陳五父如鄭泄盟軟如忘注志不在

於軟血 七 鄭莊公克段于鄆 云 隱十一年

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云 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鄭忽辭齊昏 云 詩

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敗戎師
齊侯再請固辭桓十狡童詩序謂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祭仲以大叔居京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祭仲以厲公歸立之昭公忽出奔 曾昭公
此據曾子問注所云昭公十九年矣猶何意
年三十喪齊歸無感容 昭公少喪其母有
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云云

遂練冠以喪之

曾子問

叔仲皮學子柳其妻

為仲皮喪

仲皮子柳父婦為舅服

衣衰而繆

經因叔仲衍請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注時好輕細

檀弓下

子柳之母死不肯粥庶弟之母以為

葬具

陳乾昔

楚靈王弑其君兄之子麋

而伐之

令尹子革誦祈招之詩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右諸人言行偶因讀書見如此類乃是一人

之身而善惡不侔如出兩人者蓋有始善而不克終者亦有始惡而能自克以復于善者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呂氏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記其實蓋八百諸侯雖同伐紂而牧野之陳受約束而與紂戰者西土

之人獨當其危 又曰武王臨陣時不止誓西土之衆當時來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事之法舉遠知近
云予謂此序首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至言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誓詞之首曰逖矣西土之人竊疑此誓止是西土之人陳于商郊者八百諸侯不在此誓蓋庸蜀諸人介于西南接畛岐周者諒亦在三百兩三

千之數也

召敵讎不怠

微子

力行無度

泰誓中

祇保越怨

不易

酒誥言敬保其怨而不易也

武王所謂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為惡

同此功夫看紂所謂不怠力行祇保可見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公孫段有事欲使之

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獨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成猶在我非在他也

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

子產與子大叔所見大小

於是可知

檀弓下喪有死之道焉

注

言人之死有如鳥獸

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聖人之所難言也

注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

此注直不可

曉此死字當作死其親之死孔子曰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死之為無知也會

子曰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亦謂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喪者有死之道而聖人於無知有知之間難於為言也故下章謂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云云又一章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此義甚明於鳥獸之死何與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祭又曰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

方享天之命紂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周公慨嘆祭以尔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克求受眾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深哀之也云云殷先哲王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尔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是亦可憫

僖廿八年晉子犯曰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 此飽字即可對孟子餒字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子也

反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上向故伏其罪

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

按此則天且劓字亦此天字

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云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等皆格言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云衛告于陳陳孔達帥師伐晉君子

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文元年杜注云合古

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

執辱 愚按此事傳意取之杜元凱以成敗

論人陳衛之君未為不是也此段失併記鄭

管仲曰會而列姦謂鄭世子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

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古人畏史若此然管仲猶以利害言又
以見諸侯之史遺逸者多矣

左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按公谷

皆以為襄公將以狐射姑為將

左作賈季
谷作夜姑

趙盾佐之處父不可公漏言於射姑遂為所
殺其稱國以殺者罪公之漏言也而左氏獨
謂侵官夫立人之朝凡人才用舍莫非所當

言矧處父實為太傅邪使天下後世以侵官
藉口而緘嘿苟容必此言也

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許翰以謂文

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

必

取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

卒葬與喪
歸皆書于

策者以敖著教也胡仁仲亦曰有子考無咎

左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杜釋例曰公孫敖
縱情弃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于經

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

崇仁孝之教厲公之子周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惡太子視其母第二子元妃出姜所生也齊侯桓公之子也惠公正義

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以世適嗣立

不受齊恩宣公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

新立欲親魯為援故許之此真威公之子

也惟利是嗜

齊懿公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二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云云以禮

為天至此時猶然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衤許叔重東海時所見

論語本如此

鄭子公將弒幽公謀于子家子家辭曰畜老猶

憚殺之而况君乎晉栾書將弒厲公召韓厥

厥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

辭雖正而以畜比君亦太不倫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云子反

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蚩鄭靈公夏

姬兄殺殺御叔陳大夫殺靈侯陳公戮夏南

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何不祥

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云王以予

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

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云王遣姬

歸鄭巫臣聘諸鄭成二年巫臣止莊王曰貪色

為淫二為大罰止子反曰云人生實難其

有不獲死乎言人之生也難而死為易何為

取此以速其死其言可謂深切矣而已實取
之人至于物欲所移明知其死而不暇卹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云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
非禮也勿籍注云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
賄以慰鞏朔既曰勿籍而傳者猶得之簡
冊併與王之私語而書之世之為善為惡未
有能揜者也

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襄廿八

秦君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昭元

楚靈王示

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

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昭四

楚靈王

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昭十一

子產曰

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 天將多陽虎
之罪而斃之 定六 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夏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右此皆謂天假不善而傾覆之

經中所稱兵字皆是戰器之名如司兵所謂戈
及戟矛之等惟昭十四年傳云楚子簡上國
之兵簡東國之兵此二字杜氏不釋而孔疏
謂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

為兵 愚按下文云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則
軍當稱師上文所謂簡兵安知非脩車馬備
器械之類耶疑戰國秦漢後始稱人為兵
書其克詰尔戎兵孔注治戎服兵器孔疏乃
云戎亦兵也孔盖不曉經中兵義
猛獲奔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 莊十三 鼓人欲以城

叛黷晉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來獨何好焉云云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昭十五
 其克紹乃辟于先王以登乃辟昭乃辟之
 有又永弼乃后于彛憲用會紹乃辟
 書中戒羣臣此類甚多蓋天下乃祖宗之天
 下而人主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
 為已事而多言乃辟乃后

角弓詩疏孟子曰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涕泣
 而道之無它戚之也其親親之也孔氏引孟
 子與今本不同者尚多

禮運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禮記不
 弗尚多釋音云不亦作弗何休公羊云弗者
 不之深也

穿封戌與楚圍爭皇頡襄廿六其後圍封戌為陳公昭八
 觀從教子干殺弃疾其後弃疾召從為卜尹

昭十三 杜注明在君為君之義

子衿疏公孫弘奏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 愚按注與疏當引用孟子處如小弁及天生烝民周餘黎民之等多不引用不知何說嘗於角弓引其兄關弓云云數語亦與今文不同

僖廿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芘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廿八年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信

昭十五年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荀吳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云云三月

鼓人或請降荀吳曰云云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

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愚謂此等便是霸者氣象意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獲而因以示義

昭十九年左傳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室於怒

市於色左氏倒文皆此類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乎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

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卽威儀也昭廿二年劉子螯卒無子單子立劉螯按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螯事單穆公則劉獻公未嘗無子古人無適子者便謂之無子

隱五年觀魚傳吾將略地焉 注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疏若國竟之地不應譏公遠遊且云遠地明是它境釋例辭欲略地則非魯竟土地名蒙在魯部内云本宋地盖宋魯之界上愚按經傳中略字皆是封界之義所謂簡略方略取略經略大略之類只是一義言略地正封界也而傳注中多有誤體此字者

左隱元年春王周正月 注言周以別夏殷 九

年三月大雨震電 注今正月 桓五年正月

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注甲戌前十二月廿一

日巳丑此年正月六日 七年春二月巳亥

焚咸丘疏沈氏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

故譏其盡物 八年冬十月雨雪 注今八月

也書失時 又正月巳卯烝杜云此夏之仲

月非為過時衛懿隆難云閉蟄而烝謂十月

此正月則是過時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孰麥乃五
 稼之苗 廿九年冬城諸及防書不時也凡
 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注謂今九月周十
 一月 云云 僖廿有一年夏大旱正義曰周之
 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
 此月不雨未能成實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
 得小雨終是不堪生殖杜云從夏及秋五稼

皆不收 卅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
 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正義杜以長
 曆校之此為十一月 云云 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谷梁傳曰未可殺而殺成元年二月
 無冰 注今之十二月書冬温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胡氏曰弗者
 遷辭惡失信也愚謂春秋惟此弗字

倍十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注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召旻訛訛表記穿窬疏皆引說文為證今說文本內皆無之乃知孔穎達所見許氏說文與今本又不同

月三日則成魄霸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

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十六日
月始闕時也鄉飲酒義兩言月三日而成魄
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言月明盡而生魄
又言月二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邪 愚
按說文於霸字下釋云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靈聲周書曰哉生霸
以此言之霸魄之義容有不同此魄字疑當

作霸書亦然李肩吾云三日則云魄如朱文
公所謂魄則當作霸字

晉饑秦輸之粟

莊十三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故

秦伯伐晉二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
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

云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潭而止公號

慶鄭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晉語曰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

與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

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

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

也

舅射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於我鬪士倍我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

云

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囚為

幸言必敗

秦改館晉侯蛾析

晉大夫

謂慶鄭

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

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

臣而

不臣行焉失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愚按晉惠公懷諫違卜自取敗亡固無所逃其罪而慶鄭弃君於險韓簡以得囚不與敗為幸此意欠厚

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注平和也

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按和戎自此始見于傳齊始伯不能禦戎以強王室而此下策

靖字義

書自靖

注

各自謀行其志

又自作

弗靖

注

靖謀也是自為非謀所致馬云安也

又嘉靖殷邦

注

善謀殷國

詩俾予靖之注

治也箋謀也

又靖共爾位

注

靖謀也表記

注治也敬治汝位之職事左氏襄七年注安

也思不出其位 又日靖四方 注謀也箋治也言日施政於天下 又肆其靖之 注和也終能和安之 僖廿六年傳為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也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 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昭元年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 又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注安靖賢能則眾附從 又請免叔孫以靖能者 襄九年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廿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文十年以靖國人 重言五 昭廿年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廿六年王子朝曰成王靖四方又曰天不靖周 十三 年諸侯靖兵 注息也 十六年吾子靖亂切韻立也思也理也審也 玉篇疾郢切謀也方言思也東齊海岱間思曰靖 按經傳

中靖字凡二十餘所皆訓謀訓治訓思訓和而訓安字者絕少惟昭廿五年一靖字與動

對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久矣

信廿三

叔向曰我先

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

昭十三年

絳縣

老人使之季

按古者論齒皆稱年如此類

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爲齒無疑于

走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文元年内史叔服能相人

按相人字始此

鄭忽不昏于齊君子曰善自爲謀

注

言獨潔其

身謀不及國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

古古者越國而謀

注

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

主之禮

云

愚按傳于鄭忽衛孔達其詞無

貶也而杜元凱以利害言之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注

衝車也褐馬衣

按此古者馬有衣

成之昭兆注寶龜疏灼之出兆兆文分明定六

吳敗楚舟師云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令尹

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知懼而後可治于是

乎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楚賴子西以安

乃今可為之語甚妙

莊元年天王追命曾桓 昭七年追命衛襄注

如今之哀冊 定九年齊侯得敵無存之尸

三隧之與之犀軒與直盖注隧衣也比殯三

加椽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真盖高盖疏無存

賤人盖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犀軒是

卿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 襄十四年四月

鄭公孫薑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葬禮張安世傳宣帝

封賀冢注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按此乃

贈官之始

哀元帝傳闔閭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

嘗者卒乘輿焉注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

先食分猶徧也所嘗甘珍非常食 按此已

有後世吮疽絕甘分少氣象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

云鄭注寢門內門也徹帷居之事畢則下

之 李肩吾云帷居孔疏居訓褰舉當是之

下絕句 按說文居閉也從戶劫省聲則宜

事字下絕句蓋居合通賈疏謂褰帷而上非

謂全撤去亦未安

疾鑿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 王氏曰列子曰指擿無瘡癢

瘡痛也素問曰冬傷于寒春必病瘟夏傷于

暑秋必痲瘧病瘟則所謂瘡首之疾痲瘧則

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之時陽為主于內寒

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

後寒動而搏陽為瘖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于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溢于膚革清搏而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逆于藏府清搏而逆之故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設教置銘小祝杜子春云熬謂重也疏云以士

喪禮取銘置于重與此設齋訖置銘于齋上
事相當故以齋為重後鄭不從云齋所以惑
蚍蜉也鄭以意解義劣于杜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
且知恥言不可汙辱 愚按東漢馬援謂梁
松賓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宣十二年知莊子反其子當每射抽矢敢納諸

廚武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抽擢也敢好器房箭

舍蒲楊柳可為箭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
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

此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

雲土夢作又疏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
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按此亦

見唐文之陋

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甌玉磬 疏傳文玉

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民也注惡不及民曹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亂之大者也謂惡不及

民可乎此左氏不知本之論

成十六年是大泝曹也 哀十一年吳其泝矣

昭廿九年若泝弃之物乃坻伏並注泝滅也

意此字當作泝以避唐諱改

襄十四年會于向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

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按此如

孟子所謂朝廷

昔周公師保萬民云武王數紂之罪放黜師

保注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師曠曰有君而

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注貳卿佐第十四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師保

萬民 按此公卿乃民所效法而賴以安焉
故謂之師保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鄭子展子
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卅年楚公子圍殺大司
馬蔣掩而取其室 此等事自襄以後方盛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農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 云云 子
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 云云 或問曰 云云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注 傳善子
罕分謗分謗蓋始於此事惟其是既謗胡可
分

魯襄公名午春秋書陳侯午卒莊公名同書同
盟于幽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
胡氏曰後世不明此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
人名者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
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趙文子曰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注

自恐未能信也斯之未能信亦此意

昭八年歲在鶉火陳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注由用也按此由字當如顛木之有田

藥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殺烝武子私問

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云云宣十六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昭十五

籍談為介景王享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靈

不及云云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云云

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定王按此二

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鄭駟偃卒子弱父兄立子瑕三子游叔子產以

為弗順注捨子立叔不順禮也叔當云叔父

昭十九年

先軫死於敵以其子且居代將中軍 鄭亂子

產之父子國為鄭盜所殺襄十年子產為卿

非也十九年方為卿周亂劉文公蚩之父獻公卒蚩為

卿昭廿三年按此事甚多不見居喪僅見晏子

昭卅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

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注簡子夢

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夢非

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愚按

杜注與占夢視禳之意異

君奭注尊之曰君

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方問反洒掃也

既曰先君之祧則祧不必始祖廟況受聘享

在廟未必遷主所藏之祧若更以參左傳先

君之祧豐氏之祧則決然非鄭氏超然上去

之義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

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心

心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特有此語

昭十四年收介特注單身民也疏一介行李介

麋則介亦特之義也廿八年君亦不使一个

辱在寡人注一个單使 二傳介个異

宣十七年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魯晉衛曹使者

云范武子召文子曰云使郤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注豸解也 襄十六年未宣子曰

句在此敢使曾無鳩乎 因看左傳錄出如

齊有豸曾無鳩亦好對

孟仲子子思弟子孟子從昆弟與孟子共事子

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其讀於穆不已為

不似毛詩引以為說而不從其讀 大毛公

學於荀卿李斯學於荀卿河南守吳公故與

李斯同邑而嘗受學焉 如上數事有同師

而異學者

匡衡傳念我皇祖陟降延止我與廷二字與毛
本異師古曰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
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蓋衡下文亦
云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
也

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左讀曰故災異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

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事可必

楚子西不聽葉公之言以納白勝勝作亂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吳王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
受勾踐之秦勾踐滅吳

公伯寮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爲天理
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
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
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

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
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
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
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
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運而莫逃侯氏此章之所
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侯氏理釋於二
者之分亦不察矣此章言命有二
孔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

十二人耳孫觀作趙善發字序

衛蒯聵逃入已氏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
女璧其焉往桓元奔漢中以玉尊遺馮遷曰
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二人者但知
璧玉之活已愚亦甚矣

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曰云往者
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親臨幸處以立宗
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

讀書記卷之二

牛

牛

今賴天地之靈

云

云

此詔與渙萃同意

僖公廿八年晉侯敗楚人于城濮遂盟于踐土

蓋晉於是乎霸也按左氏是年五月丁未晉

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千鄭伯傅王用

平禮也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

彤弓矢茲弓矢秬鬯虎賁晉侯辭從命此所

謂晉侯即晉文公重耳也所謂王即周襄王

鄭也考於書有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

卷

二

名九八者

如初一揲餘九筭

兩其四

第三揲

四筭共八筭

陰之偶也故謂之多

已上三揲皆是多故

此自然定數

五者

或初一揲餘四筭

一其四

第三揲

陰

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已上三揲皆少故名老陽

此已上係掛扚之數

多之數二

二為偶故

少之數三

三為奇故

奇積三三而為九

歸奇數積三箇三為九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

將揲過數有三十六筭是

謂四九三十歸奇數積六為老陽三個二為歸奇積三二而為六

六即上支所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

矣將揲過數有二十四筭即歸奇積二三三

而為八歸奇數積兩個三一則其過揲者四

之而為三十二矣四八三十二為少歸奇積

二二一三而為七兩個二一個三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四七二十八為少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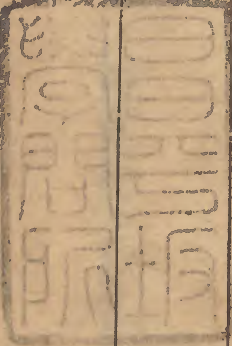
曰四營而成易即變也四營方成一變而分

為二一營也掛一二營也歸總十二營三掛

奇為扚三營也再扚四營也六扚乃成三變三次分三次掛六次三變然

後成一爻三揲之後然後數歸奇

右康節揲著法



會集韻辨書法

新丸一爻

之 幾為創開生少爻

六世以丸三變

共信十二營也

三變然

奇為世三營也再世四營也

餘十二營三世

